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崔瑗

瑗字子玉，駰子，年四十始為郡吏，坐事繫東郡發干獄，釋歸，辟度遼將軍鄧騭府，騭誅，坐免，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順帝初，顯誅，又坐免，後舉秀才，除汲令，漢安初遷濟北相，被劾，徵詣廷尉，免，有集六卷。

上言察舉孝廉

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引崔氏家傳

與葛元甫書 葛龔字元甫

今遣奉書錢千為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北堂書鈔一百四 藝文類聚三十一

僕在河北，少他負罰，以盜賊少。書鈔三十六

雜帖

賢女委頓積治此爲憂懸憔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其信來數附書知聞吕解其憂淳化閣帖二

敕妻子

吾幷日而食吕供賓客而反吕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蚩後漢崔瑗傳注引華嶠後漢書

遺令子寔

夫人稟天地之氣吕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賻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後漢崔瑗傳

七蘇

加吕脂粉潤吕滋澤書鈔一百三十五

南陽文學頌

昔聖人制禮作樂也將吕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

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采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視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于是乎取之

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淸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三十四

敘箴

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爲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御覽五百八十八引崔瑗敘箴當是崔瑗之誤

尙書箴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

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于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其鄉。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姦徵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狀上為舉。書臣司命，敢告侍側。古文苑十七。案，藝文類聚四十八作揚雄。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勖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盛。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于施化。故孔子觀夫太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袵席平，還師階級之閒，三苗目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俎

豆不陳，而顯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古文苑、藝文類聚四十六作揚雄

東觀箴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右行，右記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楚國以安。何以季代，咆哮不虞。在彊秦燔，戮彼逢干，衛巫蠱謗，國莫敢言。狐突見斥，淖齒見殘。焚文坑儒，嬴反為漢，巫蠱之毒，殘者數萬。吁嗟後王，曷不斯鑒。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夏終殷肇，周刑晉黍，或笑或泣，抱籍逼走。三葉遺公，果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荊楚，麥秀之歌。億載不磨，史臣司藝，敢告侍後。初學記十二、古文苑

關都尉箴

茫茫九州，割為關津。唐堯積德，三代修仁。越季不執，爰失厥人。聖賢不用，頑嚚是親。漢濱武關，項破函谷。秦王子嬰，係為禽僕。尉臣

司關敢告並轂初學記七古文苑

河隄謁者箴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壅彼河濟大陸既作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奠宅乃州潰菑濺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沮壓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古文苑

郡太守箴

有嬴驅除焚典紀舊蕩滅蕃畿離斥置守泰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谿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祗守臣司境敢告執機古文苑

北軍中候箴

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闞然奮震贊衣近侍常伯之人怒如熊乃角焉任口操兵左右百夫衛賁昔在高祖草創伊神鴻門

之會職多未陳或有劍舞輙有傾身孔丘歷階文武定中吕人士拜齊無其臣秦政東遊大盜潛鑿斯門不設施巧鋭騎在不備員故圖遠秉機事有殷勤殷勤在親親無常人怨情懈怠禍慢及君憲臣司武敢告執事古文苑

司隸校尉箴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翼翼封畿四方之極牧監匡設是謂王國大漢遒變崇弘脩易吞舟之網已濟雅泥自時厥後或慢或遲繡衣四出禍起宮闈江充作亂辱于戾園卒隸掘蠱已詰其姦既定既盜爰遂其官俾督京甸時惟膺職必正必式國之司直乃罔乃邪實爲讒慝毀于貞賢悔其何及昔唐虞晏晏庶績已熙嬴氏慘慘怨毒用滋是故履上位者無云我貴苟任激訐平陽玄獸已武百辟畫一之歌豈猶遐邈使臣司隸敢告執役古文苑

中壘校尉箴

堂堂皇帝，設爲闕壁。後漢光武紀上注

侍中箴 見古文苑今據初學記十二已爲胡廣作故不復錄

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强。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三

竇大將軍鼎銘

大禹鑄鼎，象物百神。纘帝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雖喬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任，齊保寶器。持盈若沖，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藝文類聚七十三

遺葛龔珮銘

禹湯罪己仲尼多誨鑑盂有銘几杖有誡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安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欒書作亂荀瑤陵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激動脇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藝文類聚六十七

三珠釵銘

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髻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橫釵攝髮鑽瑩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藝文類聚七十 御覽七百十八

杖銘

乘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彊諸蔗雖美殆不可杖佞人悅己亦不可相 書鈔一百三十三 御覽七百十 案藝文類聚六十九作劉向杖銘 御覽九百七十四作馮植竹杖銘 馮植不知何許人

柏枕銘

元首之尊。爲乾之精。詒我良材。玄冬再榮。是用爲枕。爰勒直銘。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和帝誄

玄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遂當帝躬。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如喪考妣。擗踊號吟。大隧既啟。乃徂玄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冥冥。曷云其窮。藝文類聚十二

竇貴人誄

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勤。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曰永傷。

重曰。積善之家。福履長修。曰壽道之常此句有脫字聖人之言。義不虛修身獲報。効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后垂後昆。藝文類聚十五

司農卿鮑德誄

適司大事，掌是六府，三事九功，迺修迺張。初學記十二

汲縣太公廟碑

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于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為之位主。水經清水注。汲縣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云。

河間相張平子碑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老，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傢，書傳美之。君天姿濬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辭麗說，奇技隋天文志上，葛洪引作高才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

廉爲尙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厤紀之度亦能焯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相河閒政以禮成民是用思遭命不永閽忽罷徂朝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問其辭曰

于惟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爲恥聞一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沖而復盈廩廩其庶亹亹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祗容允出在茲維前念功往才女諧化洽民雖昭天不弔降此咎兇哲人其萎罔不時惘紀于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古文苑　案後漢張衡傳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注云瑗撰平子碑文也

胡公碑

唯我末臣頑薇無聞文選赭白馬賦注　案胡廣碑有全文見蔡邕集藝文類聚四十六亦以爲蔡邕作或是

崔蔡胡集皆載此碑但崔先胡歿

歿三十年不得為胡作碑必誤也

草書勢 勢作體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先簡略應時諭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點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傍點邪附似蜩蜋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注岸崩涯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事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晉書衛恒傳又初學記二十一引兩條

崔琦

琦字子瑋，琅琊人，永和初舉孝廉爲郎，爲梁冀所怒，後除臨濟長，不敢之職，冀遣刺客要之，得脫走，尋見殺，有集一卷。

白鶴賦 見後漢崔琦傳，亡。

七蠲

寒門邱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盛沼清池，素波朱瀾，金鉤芳餌，纖繳華竿，紛沈魚浮，鴻召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御覽一百八十四作青室。綺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井，紫帶黃葩，騁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姿喻春華，操越秋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盼傾城。

玄野子曰：爰有梧桐，產乎玄谿，傳根朽壤，託陰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作託險生危，激水漇其下，孤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離，匠石摧斤，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爲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藝文類聚五十七

軫唱郤轉時吟齊謳窮樂極憯悽首相嚮初學記十五

再奏致哀風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

三王行化夷叔隱己文選劉峻辯命論注

翻然鳳舉軒衢龍騰文選曹植王仲宣誄注

于斯江蘺賓庭橘柚紫菜之實絲裹朱苞孟冬之月于時可食撫

以玉手永用華飾御覽九百六十六又九百七十三

四皓頌序

昔有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也秦世

道滅德消坑黜儒術于是乃退而作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曄

曄紫芝可以療飢皇虞邈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

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梅鼎祚東漢文紀引書鈔檢書鈔無

外戚箴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

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穨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于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從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爰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後漢書崔琦傳

崔寔

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瑗子桓帝初舉至孝獨行除爲郎後辟太尉袁湯府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尋以薦召拜議郎遷梁冀府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以病徵拜議郎梁冀誅坐免官禁錮後拜遼東太守母憂服竟召拜尚書以疾免有政論五卷四民月令一卷集二卷

大赦賦

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更始賚覃乎恩隆乎之進也寔就而賦焉以爲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于萬機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于疆畝數蓂莢于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

和鳴農夫歡于時雨女工樂于機聲雖皇羲之神化何何斯之太

盛藝文類聚五十

二初學記二十

答譏

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媵㠯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㠯自衒或養老㠯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淸潛思九玄勵節縹霄抗志浮雲口厭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于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凰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己而干祿不撥時而要貴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

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緡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藝文類聚二十五

諫議大夫箴

於昭上帝，迪茲旣哲，匪于水鑒，惟人是督，處有誦訓，出則古文苑作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道人，各有攸訊，政曰不紛，昔在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于天，逮于周厲，慢德不彌，煦煦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流之彘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潺湲，潺湲尙塞，言擁爲賊，默默之患，用顚厥國，諫臣司議，敢告執古文苑作有翼。初學記十二 古文苑

太醫令箴

動不肆勤，靜不實逸，有疾歸太醫，無能恤，晉平好內，四時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雖有秦和，焉所施術，太上防疾，其疾萌芽，腠理不爛，骨髓奈何。御覽二百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四十五終

烏程嚴

崔寔二

政論

謹案隋志法家正論五卷漢大尚書崔寔撰舊唐志政論五卷意林亦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作正論又作本論止是一書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人高祖篆祖駰父瑗范史皆有傳寔好典籍桓帝初爲郎後拜議郎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雜定五經拜遼東太守母卒歸葬服竟召拜尚書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免歸建寧中卒寔明于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指切時要言辨而确范史論曰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也其書成于守遼東後故有僕前爲

五原太守及今遼東耕犁云云本傳繫于桓帝初除爲郎時未得其實其本北宋時已佚失故崇文總目不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無之通志畧載有六卷虛列書名不足據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從本傳及通典各寫出一篇凡九篇畧依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校補譌脫定著一卷其畸零短段三十事不能成篇者載于卷末治要專取精實而腴語美詞芟除淨盡然于當時積弊已臚列無遺治亂興亡古今一軌本傳引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誠哉是言也嘉慶十九年龍集甲戌六月十五日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藝文類聚五十二作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本傳作怢）

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直，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鬱伊于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意林作若能求巧工使輯意林作葺治之，折則接之，緩則楔楔本作契從意林改之，補琢換易，可復為新，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之望，稱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此二語上下疑有刪節夫風俗者，國之脈診御覽三百七十五作胗也，年穀如其肥膚，肥膚雖和，而脈診年穀下十三字從御覽補不和，誠未足為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休而可休乎。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自漢興下四十字從本傳補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治哉。期于補綻

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本傳作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所急（本傳作背急切），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是以受命下三十五字從本傳補）然疾（疑有誤，本傳及藝文類聚五十二無此二字）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瑋（本傳藝文類聚作偉）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為不善，烏足（本傳藝文類聚作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合聖聽者，或下群臣令集議之，雖有可采，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于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舛，不知所云，則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本傳作妬）能，恥善策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

衆遂見屏（本傳作擯）棄、雖稷契復存、由（本傳作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
于絳灌、弔屈子以攄其幽憤者也（傳作以舒憤者也從本傳改補）夫以文帝之明、
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
願得尼軻之倫、以爲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牏其面曰、
魯孔丘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于
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
爲豎子所議笑、其故獲也、夫淯淑（意林作貞一）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
不詭行以邀名、恥鄉原之譽、絕比周之黨（絕字從意林補）必待題其面曰、
魯仲尼鄒孟軻、不可得也（必待下十六字從意林補）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
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于古、後君又蹈之于今、
是以命世之士、常抑于當時、而見思于後人（意林作無不見思于後日）以往揆
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
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

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圖王不成弊猶足霸霸圖不成弊將如何意林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此二語袁宏紀二十一作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審于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肅清天下密如藝文類聚五十二作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嘉瑞下八字從藝文類聚補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藝文類聚作果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于是可以鑒矣本傳作政道得失于斯可監從藝文類聚改補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厤之術非傷寒

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道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從容平路此四字從袁宏紀二十一補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御覽六百四十八作高帝作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世世有所變何獨拘前世有下八字從御覽六百四十八補必欲行若

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本傳）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燿，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于心，猶急水之歸下，（有脫文）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閑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稽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梲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雞鶩蛇頸龜身，五色紛麗，亦可貴於鳳乎。（如使下十八字從御覽九百十九補）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而欲絕之爲

寶有誤璣璣御覽七百作珠璣玩飾匿于懷袖、文繡弊于帷幄也、二十一而欲下字從北堂書鈔末改本百三十二御覽七百補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僭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意林作利厚故農夫輟耒而彫鏤、工女投杼而刺繡、本作刺文從意林改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乂、而地功不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饑餒流死、上下相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揥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大無法度、大字從御覽五百五十五補至用輀梓黃腸、多藏寶貨、饗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攷絜恥不相逮念親將終無日奉遺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有脫文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疑作決之誰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旣迫起爲盜賊起本作迫從御覽五百五十五改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此此本作化從御覽改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貢藝文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六作之實九百七十三作之貢堯舜所不常御本作嘗御從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七十三改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變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于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于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堙川者必杜其

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羣書治要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遣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士之罪邪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寃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謂者冠賣之則莫取復之則不可其餘雜物器皆此輩是以百姓創艾咸以官爲忌諱遁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財用不周于事故曰上爲意林作上行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于詐俗易于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覩其利斯皆起于典藏之吏不明爲國

之髒苟割脛㠯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羣書治要

陳兵策于安平之世譬令未病者服藥意林

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有本作謝從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五御覽三百三十九改蔡太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敕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賓賓字疑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㠯麻枲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焠醯中令脆易治鎧孔又褊小不足容人治鎧作治脫鎧字又褊不足容人四字並從御覽三百五十六改補刀牟疑當作矛恐鈍故邊民敢鬬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㠯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今鎧則不堅今字從御覽補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兵鈍甲弱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猶豫推此論之㠯小況大使三軍器

械皆可依阻，則勝負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定疑當作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克。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煩為吏工所中，何勝于自中也。苟以牢利任用為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猾，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治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羣書治要

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于是君臣始有不親之釁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竊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累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北堂書鈔未改本七十八作養，亦竭忠北堂書鈔作誠盡節，而無壹切

之計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于中則和氣應于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于大臣而密網刻于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守逐之各競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肎媚竈曲禮不行于所屬私敬無廢于府有譏服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閭門擣捕妻子人情恥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躃脫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勛埀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

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紲已復進棄已復用横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寛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于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屢下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勳垂竹帛皆先帝

舊法所宜因循。及中興後，上官象為并州刺史，祭彤為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建初中，南陽陰意以詔除郎，為饒陽令，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建初下廿九字從北堂書鈔未改本七十八縣令門補）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帝上有脫字）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于古，以致時雍，又宜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蔑唐虞而恥遵先帝也。（羣書治要）

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為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頤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況君能撿其臣乎，故

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恥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芻膏肉五

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斗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于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姦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賙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姦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于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群書治要

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逃亡

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亡命之子（亡之二字本脫從御覽六百五十二補）皆老于草野窮困懲艾比之于死頃閒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忕輕爲姦非每迫春節徼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喑噁（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六百五十二作啞）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蹶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襃己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管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

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已上，乃時壹赦。羣書治要

昔者聖王立井田之制，通典但有昔聖人三字從御覽八百二十一補分口耕御覽無耕字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偏，通典作變從御覽改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紀綱，而乃尊獎并兼之人。烏氏已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已攻丹殖業，禮已國賓。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戶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已亂執政，養劍客已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踦𨇤，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織，貧者躡短而歲踧，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已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已贍蒸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肎

墾發發字從通典卷二補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目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于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于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于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通典一

戰國海內十二分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鄴民呂興歌蜀郡李冰鑿離堆通三江益部至今賴之秦開鄭國漢作白溝而關中號爲陸海御覽七十五

武帝目趙過爲搜粟都尉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宣帝使蔡癸無爲搜粟都尉五字八百二十三引與此同疑非兩人今合并爲一事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今遼東耕犂轅長四尺

同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將耕，一人下種，二人挽耬，凡用二牛六人，一日纔種二十五畝，其懸絕如此。齊民要術一。御覽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

夏扈趣耘鋤。即竊脂，亦呼穫穀。事類賦夏注

僕前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一作織 冬至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及一作乃 紡以教民織，具以上聞。御覽八百二十六，又八百二十七

昔人有辭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假而貧乏，反以威力就弟強貸，此不當也。意林

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引作崔寔本論，疑是篇名或轉寫誤也。士字選注作雄 同類翕集而蟻附，計士頻蹴而脅從，黨成于下，君孤于上。意林

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意林

桀公之好犧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也。意林

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意林御覽四百三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之治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作無賞罰是無君而欲治之是猶不畜梳櫛書鈔作批而欲髮之治不可得也意林御覽七百十四

術家曰冬榮者春必殺意林

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縱意出入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罵詈極筆由復廢舍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御覽十三作州縣記符後皆作州縣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永平中詔禁吏卒不得繫馬宮外樹為傷害其枝葉又詔令雒陽幘工作幘皆二尺五寸圍人頭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詔不可不從也初學記二十四意林御覽十三又四百九十六又五百九十三

洗濯民心湔浣浮俗意林

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文選鮑明遠放歌行注

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四曰

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

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于三公當復有三公字亦委策掾屬以答天子北堂書鈔六十八御覽二百九

三府掾屬位卑職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誠不有脫文假非其人其負穢而亡也北堂書鈔六十八

秦兼天下罷侯置縣北堂書鈔七十八

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字人之力也北堂書鈔七十八

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文選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崔寔本論

秦剗六國之君剗殺其民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故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文選廣絕交論注御覽三百六十七

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文選三國名臣贊注引崔寔本論

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文選褚淵碑注，又陸機弔魏武文注

秋風厲而賞武臣。御覽二十五

大昊之世，設九庖之官。御覽七十八

擽癖之疾，先笑而後愁。御覽三百九十一

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御覽六百三十八

師曠曰：人骨發，猶木有曲直。曲者為榆，直者為檀。檀宜作輻，榆宜作轂。御覽九百五十二

小民髮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從來疑當作民不必可輕。奈何欲望有脫誤乎。御覽九百七十六

理世不得真賢，猶治病無真藥。當用人參，反得蘆菔根。御覽九百八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四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崔寔三

四民月令

謹案隋志農家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舊唐志同新唐志作崔湜誤宋不著錄近人任兆麟王謨皆有輯本編次不倫且多罣漏王本又誤已齊人月令謂卽四民月令而所采齊民要術有今本所無者六事其文不類未知何據余旣輯崔寔政論一卷因兼及此書蒐錄遺佚得二百許事省并重複遂月分章爲十二章定著一卷有注疑卽崔寔撰徵用者或已注爲正文今加注字開隔之而王本所采齊民要術六事附存佚考又齊人月令一卷唐孫思邈撰宋志在時令類本今亡故附于後免與崔寔書混夫農爲邦本食爲民天洪範八政一曰食

孔子論政先足食自古及今未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而能有國有家者也惜古書流傳日少漢志農九家見于隋志者僅氾勝之一家見于新唐志者僅尹都尉氾勝之二家而多出漢志范子計然一家至宋時著錄乃起齊民要術前此數家絕無傳本屬乃增收晚出空疏不適用之書濫及茶蟹花石不急之務殊非農家本意同硯生洪頤暄始輯范子計然一卷氾勝之書二卷及余所輯此書雖皆殘缺然而綱羅散失舊聞藉有力焉數十百年後此書存佚余又不敢知是在好古者之廣爲傳布也

嘉慶甲戌歲十月

正月之朔是謂正旦一作正日一作元日白孔六帖四作正月一日是謂正日躬率妻孥潔祀祖禰及祀日進酒降神畢乃室家尊卑無大無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婦曾孫各上椒柏酒于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齊民要術三藝文類聚七十二又八十九初學記四兩引白孔六帖四歲華紀麗一御覽二十九又九百五十八（注）正日進椒酒

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耐老。柏亦是仙藥。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少者爲先。初學記四白孔六帖四御覽二十九 上辛日。埽除韭畦中枯葉。齊民要術三 上除若十五日。合諸膏小草續命丸案五月作圖説此亦因傳寫變其文耳散法藥。農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學。學五經。本不重言學依下句加 注謂十五已上至二十也。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注謂九歲已上十四已下也。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命女工趣織布。典饋釀春酒。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四藝文類聚五十八御覽六百五事類賦注 雨水中。御覽二十七 地氣上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急菑彊土黑壚之田。齊民要術一御覽三十七 蔓曉。注曉瓞田也。齊民要術二 可種瓜。注種瓜宜用戊辰日。齊民要術二事類瓜賦注 可種瓠。齊民要術二又三 可種葵。齊民要術三御覽八百二十三 可種䪥韭芥。齊民要術三 大小蔥蒜苜蓿及雜蒜。注亦種此二物。皆不如秋。齊民要術三 可種蓼。齊民要術三 可種芋。齊民要術二 可作諸醬。肉醬清醬。齊民要術八 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竹漆桐梓松柏雜木。唯有果實者。及望而止。

過十五日，則果少實。齊民要術四　正月盡二月，可種春麥豍豆。齊民要術二
可斫樹枝。齊民要術四　自正月以終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蟲。注或曰
其月無壬子日，以上旬伐之，雖春夏不蠹，猶有剖析開解之害，又
犯時令，非急無伐。齊民要術五
二月祠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初學記三 御覽十九　陰凍畢澤，可菑美田
緩土及河渚水處。齊民要術一　順陽習射，以備不虞。春分中雷乃發聲，
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注有不戒者，生子不備。蠶事未起，命縫人
浣冬衣，徹複為袷。其有嬴帛，遂供秋服。注凡浣故帛用灰汁，則色
黃而且脆。擣小豆為末，下絹簁，投湯中以洗之，潔白而柔韌，勝皁
莢矣。可糶粟黍大小豆麻麥子等，收薪炭。注炭聚之下，碎末勿令
棄之。擣簁，以淅米泔溲之，更擣令熟，丸如雞子，以供烘爐禦寒之
用。顆得達曙，堅實耐久，踰炭十倍。齊民要術三　榆莢成及青，收乾以為
旨蓄。注旨，美也；蓄，積也。司部收青小麥，暴之，至冬以釀，滑香宜養

老詩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也色變白將落可作醬醎隨節早晚勿失其適齊民要術五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榆莢落時可種藍齊民要術五別小葱齊民要術三采朮藝文類聚八十一昏參夕杏華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可種胡麻謂之上時齊民要術二御覽九百八十九可種稙禾稙本作植依御覽八百三十九改美田欲稠薄田欲稀齊民要術一可種苴麻齊民要術二御覽九百九十五注苴麻麻之有蘊者苧麻是也一名黂苴麻子黑又實而重可治作燭不作麻齊民要術二可種瓜齊民要術二二月盡三月可采土苽根御覽九百九十八可掩樹枝注埋樹枝土中令生二歲以上可移種矣齊民要術四

注孫叔敖作期思陂御覽七十二案此注無所屬月令仲春無漉陂池今據附于二月末

三月三日以及上除可采艾及柳絮注柳絮治瘡痛齊民要術三藝文類聚八十二又八十九引注作柳絮可以愈瘡初學記三御覽九百五十七又九百九十七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槌持箔籠齊民要術五初學記三清明節後十日封生薑至四月立夏後蠶大食芽生可種之齊民要術三是月也杏華盛初學記三又齊民要術盛

作勝可菑又作播白沙輕土之田、齊民要術一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六十八事類杏賦注可種稙禾、齊民要術一稙本作植依御覽八百三十九改御覽此上文作三月三日據齊民要術乃二月三月之誤也可種苴麻、齊民要術二御覽九百九十五可種瓜、齊民要術二可種胡麻、齊民要術二可種黍穄、此四字依注加案齊民要術云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種者為中時五月上旬種者為下時注□黍之穄熟者、一名穄也、齊民要術二布谷鳴、收小蒜、齊民要術三桃華盛、農人候時而種、御覽九百六十七事類桃賦注是月也、冬穀或盡、椹麥未熟、乃順陽布德、振贍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無或蘊財、忍人之窮、無或利名、罄家繼富、度入為出、處厥中焉、蠶農尚閑、可利溝瀆、葺治牆屋、修門戶、警設守備、以禦春饑草竊之寇、是月盡夏至、煖氣將盛、日烈暵燥、利用漆油、作諸煎藥、可糶黍、買布、齊民要術三可采烏頭、御覽九百九十可種種稻、御覽八百三十九作多種秔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齊民要術二

四月、立夏後、作鯛魚醬、齊民要術八蠶入簇、時雨降、可種黍禾、謂之上時、齊民要術二可種胡麻、齊民要術二可種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齊民

要術二可收蕪菁及芥葶藶冬葵子齊民要術三御覽八百二十三可作酢齊民要術八酢部酤本字蠶既入簇趣繰剖線具機杼敬經絡草茂可燒灰是月也可作棗糒以御又作待賓客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七御覽八百六十一可糴穬齊民要術作麵依文選注改[注]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穬文選潘岳馬汧督誄注及大麥㡀絮齊民要術三

五月一日可作醢御覽八百六十六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慝將萌煖氣始盛蟲蠹並興乃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張竹木弓弩弛其弦以灰藏旃裘毛毳之物及箭羽以竿挂油衣勿辟藏[注]暑濕相著也是月五日合止痢黃連圓霍亂圓采葸耳齊民要術三取蟾蜍[注]可以合惡疽瘡藥齊民要術三埶文類聚四御覽九百四十九取東行螻蛄[注]螻蛄有刺治去刺治產婦難生衣不下齊民要術三埶文類聚四亦可作酢齊民要術八食粔籹御覽八百六十霖雨將降儲米穀薪炭以備道路陷滯不通齊民要術三可為醬上旬𪍿楚校切本又作炒一切經音義卷一卷三卷十四卷十八皆云作炒豆中庚煮之以碎豆作

末，都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作魚醬。齊民要術八　可種胡麻。齊民要術二　可多作糒，以供家出入之糧，以待賓位。齊民要術八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七　可菑麥田。齊民要術一五月六月云云又二作五五月一日菑麥田一日乃六月之誤菑乃菑之誤也　夏至先後各二日，可種黍。蟲食李者黍貴也。齊民要術一　先後各五日，可種牡麻。（注）牡麻青白，有華無實，好肥理，兩頭銳而輕浮，一名為枲也。齊民要術二　是月也，陰陽爭，血氣散，夏至先後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醲。齊民要術三　距立秋，無食煮餅及水引。御覽餅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齊作溲餅民要術三御覽八百六十（注）夏月食水時，此二餅得水即堅強難消，不幸便為宿食傷寒病矣。試以此二餅置水中，即可驗。唯酒引餅入水即爛矣。齊民要術三　可刈藍。齊民要術五　可糴大小豆、胡麻，糴穬、大小麥，收敝絮及布帛。至後糴麰、䴬，置甖中，密封。（注）使不蟲生。至冬，可養馬。齊民要術三　可別種稻及藍，盡夏至後二十日止。齊民要術三

六月可菑麥田。齊民要術一　六日可收葵。齊民要術三御覽八百二十三　案故齊民要術作種誤

可作麴（注）其麴糵多少與春酒麴同，但不中爲春酒。喜動，曰春酒麴作頤酒彌佳也。（齊民要術七）初伏薦麥瓜于祖禰。（文選潘岳在懷縣作詩注、初學記四、御覽三十一、又八百三十八、事類賦夏賦注）命女工織縑練（注）絹及紗縠之屬。可燒灰染青紺雜色。（齊民要術三）可種小蒜（齊民要術三）別大葱。（齊民要術三）種冬藍（注）冬藍，木藍也，八日用染也。（齊民要術五）可蓄瓠（齊民要術二）中伏後可種冬葵（齊民要術三、御覽八百二十三）可收芥子（齊民要術三）可種蕪菁（注）至十月可收也（齊民要術三）大暑後六日，可藏瓜（齊民要術九）

七月四日，命置麴室，具箔槌，取淨艾。六日饌治五穀磨具（齊民要術三）七日遂作麴（齊民要術三、又七、初學記四、歲華紀麗三、御覽三十一、又八百五十三）合藍（六帖四作藥）丸及蜀漆丸，曝經書及衣裳。（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白孔六帖四、歲華紀麗三、御覽三十一）（注）習俗然也。（御覽三十一）作乾糗，采葸耳。（齊民要術三）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請于河鼓、織女（注）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雲，如地河之波，輝輝有光

曬五色曰此爲徵應見者便拜乞願三年乃得[藝文類聚四]藏韭菁注菁韭耙出[齊民要術三]別種蘿[齊民要術三]可種蕪菁[齊民要術三]可種大小葱注夏葱曰小冬葱曰大[齊民要術三]可種小蒜[齊民要術三]可種芥[齊民要術三]可種苜蓿[齊民要術三]處暑中向秋節浣故製新作拾澣以備始涼糶大小麥豆收縑練[齊民要術三]收柏實[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四]

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清[本作涼依初學記二十七歲華紀麗三御覽八百十八改]風戒寒趣織[本作練初學記御覽作絹依歲華紀麗改]縑帛染綵色[齊民要術三]注擣染色黃赤人君所貴[御覽九百五十八]河東染御黃法碓擣地黃根令熟灰汁和之攪令勻搦取汁別器盛更擣滓使極熟又以灰汁和之如薄粥瀉入不渝釜中煮生絹數迴轉使勻舉看有盛水袋子便是絹熟抒出著盆中尋繹舒張少時拔出淨振去滓曬極乾以別絹濾白淯汁和熟抒出更就盆染之急舒展令均汁冷拔之出曝乾則成矣治釜不渝法在醴酪條中大率三升地黃染得一匹御黃

多則好作柴桑薪蒿灰等物皆得用之 齊民要術三 案河東㠯下當是賈思勰所說非崔
寔本注如緣之 擘絲治絮製新浣故及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御覽六百九十七作制 韋履賤好
豫買㠯備冬寒 刈萑葦芻茭 涼燥可上弩 繕治檠鋤 正縛鎧弦 遂
㠯習射 弛竹木弓弧 糴種麥 糴黍 齊民要術三 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
可種薄田 秋分種中田 後十日種美田 唯穬早晚無常 齊民要術二 可
種大蒜 齊民要術三 可種芥 齊民要術三 可種苜蓿 齊民要術三 可種乾葵 御覽八百
二十三 可斷瓠作蓄 瓠中白膚實㠯養豬致肥 其瓣則作燭致明
齊民要術三五 采王不留行 御覽九百九十二 收韭菁作擣齏 齊民要術八收作取御覽八百五十
九月九日可采菊華 藝文類聚八十一 御覽九百九十六 收枳實 御覽九百九十二 是月也
本作九月㠯意改復 治場圃 塗囷倉 修竇窖 繕五兵 習戰射 㠯備寒凍窮厄
之寇 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 分厚徹重㠯救其寒 齊民要術
三 藏茈薑蘘荷 注 生薑謂之茈薑 作葵菹乾葵 其歲若溫皆待十

月。齊民要術二又三又九

十月培築垣牆，塞向墐戶。注北出牖謂之向。齊民要術三上辛命典饋漬麴釀冬酒，作脯腊以供臘祀。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初學記四御覽三十三農事畢，命成童入大學，如正月焉。五穀歲華紀麗作谷既登，家備儲蓄。齊民要術作家儲蓄積文選注作家有儲稸六帖作家家儲畜依歲華紀麗御覽事類賦改乃順時令，齊民要術三文選藉田賦注歲華紀麗四白孔六帖三日爲寔注御覽二十七事類冬賦注敕喪紀，同宗有貧窶久喪不堪葬者，則糾合宗人，共與舉之，以親疏貧富爲差，正心平斂，無相踰越，先自竭以率不隨。齊民要術三先冰凍作涼餳，煮暴飴。齊民要術三又九御覽八百五十二可析麻緝績布縷。齊民要術三作帛履。齊民要術三帛作白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御覽六百九十七不惜。注草履之賤者曰不惜。齊民要術三農語曰：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沒，水生骨。馮惟訥古詩紀前集十賣縑帛，做絮，糴粟豆麻子。齊民要術三平量五穀各一升，小罌盛埋垣北牆陰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齊民要術一冬至下十八字本作餘法同上據上文氾勝之書補

冬十一月，（按此句原書每月有春夏秋冬字引者刪之）陰陽爭，血氣散。冬至日先後各五日，寢別內外。（齊民要術三）買白犬養之，以供祖禰。（齊民要術三、初學記三）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玄冥，以及祖禰。其進酒肴及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旦。（初學記四、歲華紀麗四末句作一如元日、御覽二十八）研冰凍，命幼童入小學，讀孝經論語篇章。（齊民要術三、北堂書鈔一百四、藝文類聚五十八、御覽六百五、事類賦注）可釀醢。糴秔稻粟豆麻子。（齊民要術三）伐竹木。（齊民要術五）

十二月，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以篤恩紀。休農息役，惠必下浹，遂合耦田器，養耕牛，選任田者，以俟農事之起。去豬盍車骨，〔注〕後三歲可合瘡藥。（齊民要術三）及臘日（齊民要術二作日三及御覽三十三作時）祀祖。（齊民要術二又三皆脫祖字御覽作祠祀今依注改）〔注〕祖者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宋書禮志上文選祖餞標目注荊軻易水歌注）炙箑。（齊民要術三云箑一作蕨御覽作蓬箑說文箑從疌以篷為古文及字）〔注〕燒飲治刺入肉中，及樹瓜田，（齊民要術三有中字衍文）四角去蟘蟲。（齊民要術二又御覽三十三）瓜蟲謂之蟘。（齊民

要術二云胡濫反東門磔白雞頭㊟可已合法藥、齊民要術三 御覽九百十八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進酒尊長修賀君師、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御覽三十三又二十九作過臘一日是謂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御覽二十九已爲正文今依正月定爲注

附錄王謨本六事佚考

齊人呼寒食爲介節、已麵爲蒸餅樣團棗附之名曰棗糕、

五月五日、取蠅虎杵碎拌豆、豆自踴躍可已擊蠅、

七夕祠請牛女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案御覽三十一引周處風土記有此

京師立秋、滿街賣楸葉、婦女兒童皆翦成花樣戴之、形製不一。

農語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案鄭注月令引里語有此

近古婦人、常已冬至日獻履襪于舅姑、踐長至之義也、案初學記四御覽二十八引崔浩女儀有此　已上六事王謨輯四民月令云見齊民要術今檢齊民要術無此文不知何據

附錄唐孫思邈齊人月令四事兒與崔寔書混

凡立春日，（事類賦作立春之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而已。乃進醬粥，以導和氣。（御覽二十，事類賦春）

春分不殺生，不用疾，君子齋戒，衣夾衣，導引，不食生冷。（御覽二十）

四月八日，不宜殺草木，始服生衣，宜進溫酒，服溫藥。是月也，無壞麛卵，無伐大樹。是月也，宜以夙興。（御覽二十二）

重陽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迥，為時讌之遊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御覽三十二，事類賦秋。案王謨輯本以此前三事當四民月令，誤也。重陽事王本漏落）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四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郃

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少遊太學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時署郡戶曹史舉孝廉五遷尚書令永初中遷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後坐事免北鄉侯即位代劉熹爲司徒順帝初免卒年八十餘

因天變上順帝書

臣聞天不言縣象以示吉凶挺災變異以爲譴誡昔齊桓公遭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婦無近妃宮桓公聽用齊以大安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槍格十六日入

紫宮逆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至天船積水閒稍微不見客星一占曰客星歷天市者爲穀貴棲河三星備非常泰陵八星爲凶喪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占恐宮廬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變客星不得過歷尊宿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子賤妾之欲居帝旁耗亂政事者誠令有之宜當抑遠饒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愼誠非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變明以示人如不承愼禍至變成悔之靡及也續漢天文志中注補引李氏家書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案事在永建元年

因日蝕地震上安帝書

陛下祗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群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爲尤深地震之戒搖宮最劇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

者土主任在中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由陽令乃專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造爲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爲較明譬猶指掌宜察宮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爲亡徵是時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海續漢五行志六注補引李氏家書司空李郃上書案事在元初六年

奏宜復祭六宗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于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

宜復舊制度、續漢祭祀志中注補引李氏家書文見御覽五百二十八引李郃別傳

李固

固字子堅、郃子、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五府連辟皆不應陽嘉二年、舉敦樸士對策第一、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不到官梁商請爲從事中郎、永和中、拜荊州刺史徙太山太守、入爲將作大匠、漢安初、遷大司農、沖帝卽位、代趙峻爲太尉、參錄尚書事、後議立清河王蒜、忤梁冀、策免、建和元年下獄死、

舉敦樸士對策

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續漢五行志一、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云云

對策後復對

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

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膽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

家所㠯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㠯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㠯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㠯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㠯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㠯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

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藝文類聚四十八引續漢書作北斗）為天喉舌，尙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淸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于內，而應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卽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

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贅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後漢李固傳）

愚以爲天不言以災異爲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具山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書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京江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嚴艱難天誘其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沛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倣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襲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沛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反之于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爲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

招羣僚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擢拔其人㠯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㠯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羣從徵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㠯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㠯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㠯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㠯安萬機不治則天下㠯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復能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

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為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臣今隄防壞陋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郃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于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袁宏後漢紀十八 案此與後漢書各有刪節文亦互異

發喪對

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後漢李固傳

上疏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

以積貨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逐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敕令起。後漢李固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九，有小異

與吳雄上疏

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後漢李固傳

理种暠應承疏

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已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後漢种暠傳

與劉宣上言

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後漢李固傳

薦楊淮

楊淮累世服事壽闡旣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引益部耆舊傳固爲太尉薦淮特拜尚書

駮發荆揚兗豫卒赴日南議

若荆揚安穩無事發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揚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

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恐死亡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

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袁宏後漢紀十八、後漢南蠻傳）

沖帝山陵議

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費三分減一。（後漢李固傳）

臨荊州辟文學教

欲采名珠，求之于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剖百蚌不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于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舍文學求之于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引長沙耆舊傳）

助展允婚教

告文學師議曹史展允篤學貧苦慈孝推讓年將知命配匹未定聞之愴然甚閔哀之夫冠娶仕進非所以已允親兄弟無童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師輔爲允娶云譚處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錢千率先大夫天府內史守助佐幹及譚掾等其欲議朋友少徹條名目允貧也禮宜從約二三萬錢足以成婚御覽五百四十一

奏記梁商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虧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

軍埶重位顯當吕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吕昭明令德崇示淸儉自數年吕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泱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加近者月食旣于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吕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後漢李固傳

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吕來妖怪屢起宮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埶重誠令王政一整必享不朽之福 袁宏後漢紀十八 案部前篇約文

奏記梁商理王龔

今日閤下太尉王公救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蓺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已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輙引分決是已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已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尙獲戾馮唐訴其冤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後漢王龔傳

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對曰三公智通大道應變不窮者也其言足已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非大罪不遜位御覽二百六

議立嗣先與梁冀書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閒、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議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後漢李固傳

遺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

時也自生民吕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
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
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毁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
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
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
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後漢黃瓊傳

與賓卿書

開廓大分繆綢恩信 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注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

固受國厚恩是吕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吕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夫復何言（後漢李固傳）

臨終敕子孫

素棺三寸幅巾殯殮于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汙先公兆域（後漢李固傳注引謝承書）

李燮

燮字德公固少子桓帝末徵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復爲議郎遷河南尹

上書求加禮种岱

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後漢种暠傳）

附傳

安平王續復國議

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 後漢李固傳

書甄邵背帛

詔貴賣友貪官埋母 同上 穎川甄邵附梁冀爲郡守有同歲生得罪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告冀捕殺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燮遇之途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書帛于其背乃表邵廢錮

周磐

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永元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令徙重合棄官歸公府三辟有道不應建光元年卒年七十三

令二子

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幷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

不忘聖道、後漢周磐傳

杜崇

崇、永元中、爲中郎將、以激變南匈奴、徵下獄死、

上言備南單于

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後漢南匈奴傳、永元五年、中郎將杜崇與執金吾行度遼將軍事朱徽上言、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三、有小異、

龐參

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永元中、仕郡、舉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初、于徒中召拜謁者、尋爲漢陽太守、元初初、遷護羌校尉、坐罪徵下獄、復爲漢陽太守、順帝即位、遷度遼將軍、入爲大鴻臚、永建四年、代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陽嘉中免、復代施延爲太尉、永和初、以病免、

使子俊上安帝書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㠯大軍，疲之㠯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㠯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㠯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㠯助其時，止煩賦㠯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後漢龐參傳

奏記鄧隲

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㠯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

按本傳作不求外利

取貸于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吕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于彊多田不耕何救饑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吕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後漢龐參傳

王堂

堂字敬伯廣漢郪人永元中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永初中拜巴郡太守遷右扶風永建初入爲將作大匠坐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後遷汝南太守吕忤梁商袁湯免卒年八十六

汝南太守教掾吏

按御覽二百六十二引作拾遺補闕主簿二字乃衍文也

古人勞于求賢，逸于任使，故能化清于上，事緝于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後漢王堂傳

簡覈眾職，委功曹；拾遺補闕，主簿。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勞于求賢，逸于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教。御覽二百六十二引鍾岏良吏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四十八終